

古汉语词汇常识

语文知识丛书

林仲湘

YUWENZHISHICONGSHU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古汉语词汇常识

林 仲 湘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黄漆明

语文知识丛书
古汉语词汇常识

林 仲 湘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3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800

书号：9115·14 定价：0.72元

目 录

第一章 重视并学好古汉语词汇.....	(1)
第一节 学习古汉语重点在于词汇.....	(1)
第二节 如何掌握古汉语词汇.....	(4)
第二章 单音词和复音词.....	(7)
第一节 字 和 词.....	(7)
第二节 单 音 词.....	(8)
第三节 复 音 词.....	(14)
第三章 词义的演变.....	(39)
第一节 古今词义的异同.....	(39)
第二节 词义演变的类型.....	(55)
第四章 一词多义.....	(72)
第一节 本 义.....	(74)
第二节 引 申 义.....	(91)
第三节 通 假 义.....	(104)
第四节 比喻义和借代义.....	(113)
第五章 同义词和反义词.....	(123)
第一节 同 义 词.....	(123)
第二节 反 义 词.....	(142)
后 记:	(152)

第一章 重视并学好古汉语词汇

第一节 学习古汉语重点在于词汇

词汇是词语的总汇，由一个一个词语汇合而成。古汉语词汇，包括上下三千多年的词语，数量众多，令人惊叹。单《辞源（修订本）》就收集了近十万条词条，厚厚四大本！据估计古汉语词汇远不止这个数目，大概在四五十万，甚至更多些。这是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值得我们骄傲。

当然，对我们来说，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古汉语词汇。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。但是，为了读懂古书，掌握一定数量的古汉语词汇，了解有关词汇方面的常识，却是十分必需的。

词汇作为语言的“建筑材料”，是很重要的。房屋靠一砖一瓦、一木一石砌起来，语言也靠一个一个词语来构成。没有词汇，就没有语言。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认为“语言的主体，就是全部词汇”，这话也许夸大了一些，不过却能说明词汇在语言中的地位。许多同志在学习外语中，也有这样的体会：初步了解语音、语法的基本知识之后，关键就在于词汇。掌握的词汇多，阅读外文的速度就快，理解就深。这时，扩大词汇量成为学习中最关键的一环。

而在古汉语的学习中，词汇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。这可以跟语音、语法的学习来相比较。要读懂古书，固然也要懂

得点音韵（即古汉语的语音）常识，不然就无法理解古音通假、双声叠韵以及诗词的平仄、押韵。可是我们并不需要跟古人对话，也不必按古音去朗读古书，对语音的要求可以放宽些。至于语法，古今变化不大，不象汉语跟外语相差那么远。应该说，学起来不算太吃力。对古汉语特殊的语法现象作过细的研究，当然也大有文章可做。那是专家学者们的事情。初学时碰到的语法问题可以归纳成为数不多的几类，还比较容易解决。只是虚词的用法麻烦些，情况较为复杂些，好在虚词的数量毕竟有限，常用的不算太多，也还容易掌握。

词汇的问题则大不相同了。斯大林在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》中指出：“语言，实际上是它的词汇，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。”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，十分敏感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。随着新事物、新观念的产生，就迅速产生新词，或给原有的词赋予新义；随着旧事物、旧观念的消失，旧词逐步地消失。在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古汉语词汇的变化相当大，情况又非常复杂。因此，我们在阅读古书的时候，往往为词汇问题伤透了脑筋。

拿现存最古老的一篇古文《尚书·盘庚》来说，据考证开头应该是：“盘庚作，惟涉河以民迁。乃诰民之弗率，诞告用亶。其有众咸造，勿亵在王庭。盘庚乃登进厥民。”（注）这里除了个别字，小学生都能认得，可它们的古义恐怕文科大学生也未必弄得清楚。连一千多年前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也认为它

（注）这段话可译为：盘庚制造了一批船只，打算把臣民迁到黄河对岸。于是集合不愿迁徙的人，深切地谈了至诚的话。臣民们都来了，恭敬地到王庭来。盘庚就把他们叫到跟前来。

“佶屈聱牙”，古奥难懂。浅近的文言文虽然还不至于这么费解，但词汇仍然是个“拦路虎”。

我们把古书中的词汇跟现代汉语词汇作粗略的比较，就可以发现有三种情况：

第一种，古代使用，现代不用了。如：朕、孰、哉、臚、帷、支、经、贲、徂、驂、俎豆、崩殂、造次、晡时、尊彝等。对我们读古书来说，这些词是生词，有的是很常用的，必须下番工夫去掌握它们。

第二种，古代使用，现代也还在使用，而且意义没有多大变化。如：手、耳、冰、雪、东、西、父、母、稻、麦、我、天下、子孙、泛滥、黄昏等。这些词大多属于汉语的基本词汇。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，不必看作生词。但它们毕竟只占整个汉语词汇的很小一部分。

第三种，古今都使用，但含义、用法并不相同。有的是截然不同，有的是细微差别。稍不注意，就会弄错，影响了对古书的正确理解。例如：

〔再〕

上古表示“第二次”。如《左传·曹刿论战》：“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”或者作“两次”解释，如《史记·孙臆传》：“田忌一不胜而再胜。”意思是说孙臆指点田忌赛马，输掉一场却赢了两场。不能按现代汉语理解为“再一次”。又如“三年再会”，不是“三年之后再见”，而是“三年之内会面两次”。超过“两次”就不能说“再”。直到唐宋以后，才出现现代汉语的讲法。如宋朝沈括《梦溪笔谈·活板》：“用讫再火令药熔”，这里“再”解释为“再一次”，超过两次都可以。

〔便宜〕

这个词古今都很常用。现代指“价钱低”、“不应得的利益”或“方便合适”。古代不能作“价钱低”解释，指“利益、好处”时，不带贬义，特指对国家有利的事。如《汉书·蒯彻传》：“臣愿见上（指皇帝）言便宜。”古书中更多的是指“因利乘便，见机行事”，如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：“即不及奏上，辄以便宜施行。”就是说不须请示，灵活处理。这种说法现在还保留在成语“便宜行事”中，绝不能理解为“节约办事”、“做事贪小便宜”或“吃小亏，办大事”之类。

类似这种古今都用，用法不尽相同的词是很多的（后面将举大量的例子）。因此，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《古代汉语》一书中反复强调：“古代汉语的问题，主要是词汇问题。”“我们学习古代汉语，重点必须放在词汇上。”“如果掌握了古代汉语的词汇，就可以算是基本上掌握了古代汉语。”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。

第二节 如何掌握古汉语词汇

首先，必须肯下功夫，做到“三多”。

词汇不象语音、语法有那么强的系统性，不能要求懂得了几条规则就一通百通。要听懂每个词的含义和用法，非得一个一个地去掌握不可。要有学外语记生词的劲头，狠下功夫去啃，不能抱侥幸心理。以为反正连猜带估还读得下去就行了，这种囫圇吞枣的态度是不对头的。

读古书时遇到不懂的词语，就要多想、多问、多查。多想，就是要多动脑筋，发现问题。要“抠字眼”、“咬文嚼字”，

做到字字落实，切实弄懂。多问，不懂就问，问自己，问同学，问老师，问个水落石出。特别要向“哑巴老师”——字典辞书请教，也就是要多查工具书。买一本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或一套《辞源》，放在手边，遇到生词就查，不要轻易放过。还要学会查得快些，提高效率。据了解，有的人不愿查工具书，就是因为不会查，查了半天还不一定能查到。这就要练好查工具书的基本功。古话说得好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连工具书都不会查，或者查不快，就很难提高阅读古书的效率。

其次，重点要放在掌握常用词上。

古汉语的词汇数量虽然非常多，可并不是每一个词都经常用到。有些词语只出现在个别篇章或著作中，偶然遇上，可以通过查字典辞书去了解它，不必费很大气力去掌握。而常用词经常碰上，如果掌握好了，就能扫除主要的文字障碍。相反的，如果对常用词似懂非懂，望文生义，往往误事。掌握好常用词，等于是掌握了词汇的一把钥匙，既可解决常见的关键问题，又可举一反三，成效是相当大的。

古汉语常用词，在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中列举了一千零八十六个，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收取了三千七百多个，另外，还有不少根据中学语文课本选编的古汉语常用词手册，都可供参考。我们要有计划地、逐步地去掌握常用词，并不断扩大词汇量。

在掌握常用词中，要注意跟文选的阅读互相配合，切不可孤立地死记硬背。应该在阅读一定数量的文选的基础上，归纳、概括常用词的含义和用法，做到“词不离句，句不离篇”，充分利用例句的上下文来理解常用词。另外，要注意词

义的辨析（包括古今义、本义和引申义、同义词）。在上述常用词材料中，用〔辨〕、〔注意〕或⊙标出来。郭锡良等编的《古代汉语》（广播电视大学选用为教材），专门选取了二百八十个常用词作深入的词义辨析，这部分材料宜仔细阅读，深入领会。

第三，学点古汉语词汇常识。

学习词汇要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。尽管词汇的系统性不那么强，需要一个一个地去掌握，但并不是说它一点规律性也没有。词汇也有其内部的规律，了解一点规律性的常识，可以帮助我们触类旁通，加深认识。例如，学了有关本义和引申义的常识，就可以指导我们从分析字形入手，了解本义；又从本义入手，分析引申关系，全面掌握词的意义。这样，就可以收到纲举目张、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本书扼要介绍一些古汉语的词汇常识，同时结合一批常用词作实例分析，以求帮助读者从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上逐步掌握好常用词。实例分析约六百个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，并不企求对每一个词作深入全面的探究。

第二章 单音词和复音词

第一节 字 和 词

词在口头上是通过语音来表示的，我们听别人讲话，传到耳朵里的是一串一串的读音。而在书面上，词则通过文字来表示，我们阅读书籍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一个字。如今，古人的口语我们已无法听到，只能通过书面去了解古汉语的词汇。因此，学习和研究古汉语词汇，必须从文字着手。读古书的时候，认字往往也就是识词的开始，两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。

那么，字是不是就等于词了呢？不，不能给它们划上等号，而要加以区分。字和词的区别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看：

首先，概念有别。词是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，字是记录词或词素的书写形式。也就是说，词是语言的单位，字是文字的单位，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。尽管在书面上，字用来表述词（或词素），词靠字来记录，可毕竟是两码事，不能等同起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古人对字和词往往不加区别。文字的字，称为字；语言的词，也称为字。他们把实词、虚词称为实字、虚字。联绵字（如“琵琶”、“逍遥”、“浩荡”）分明是两个字组成的“词”，也称为联绵“字”。至于词，则另有所指，有时专指虚词（多写作“辞”），有时指诗词的词。在这方

面，我们要注意弄清概念，不可混为一谈，造成逻辑混乱。

其次，关系交叉。词与字有密切联系，可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复杂的，并不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一个词用一个字来表示。有时候一个词却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来表示。例如：男子、妇人、朝廷、诸侯、稽首、讴歌、庶几、与其。前面说过联绵字一定要用两个字表示，而且有的人名、地名、官职名以及外来语，也往往用两个、三个字来表示。如：墨翟、晋文公、司马相如、鸿门、洞庭湖、令尹、上大夫、葡萄、如来佛。有时候，反过来，一个字可以表示两个词。例如“诸”一个字却表示了“之”和“于”（或“乎”）两个词。同样，“盍”表示“何”和“不”，“叵”表示“不”和“可”，“焉”表示“于”和“是”。虽然第一种情况占多数，可后面两种情况也不可忽视，这些复杂关系说明，不能把词和字混为一谈。

总之，字和词之间既有联系，又有区别。在学习古汉语词汇之前，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：必须从字着手分析词，又不能把字和词等同起来。

第二节 单 音 词

按语音来划分，词可以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。只有一个音节的词，叫单音词。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词，叫复音词。从书面形式来看，单音词是用一个字表示的词。例如：彼、竭、我、盈、故、克、之。复音词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表示的词。例如：岳阳楼、庆历、滕子京、巴陵郡、浩浩汤汤、庙堂、江湖。

以单音词为主，这是古汉语词汇的一个主要特点，尤其是在先秦时代，单音词占了优势。试看下列统计材料：

	词 语 数 量			使 用 频 率			材料来源
	总量	单音词	复音词	总次数	单音词	复音词	
《论语》	1588个	1121个	467个	14123次	12769次	1345次	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
《孟子》	2394个	1579个	815个	31870次	28800次	3070次	杨伯峻《孟子译注》

注：这里的复音词还包括常见的习语、词组。

从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到上古汉语的单音词无论是在数量上，还是在使用频率上，都是占了压倒优势的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，后代模仿先秦两汉的古文也是如此。而在口语中，自唐宋以后双音词逐步增多，到了现代汉语，双音词已经取代单音词的地位，占了多数。如今，我们把古文译成现代汉语，往往要把单音词改为双音词。下面是《战国策·狐假虎威》的今译，我们采取古今词汇对照的方式（语法关系暂且不管），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：

虎 求 百兽 而 食 之， 得 狐。 狐
老虎 寻找 群兽 来 吃 它们 抓到 狐狸 狐狸
曰：“子 无 敢 食 我 也！ 天帝 使 我 长 百兽，
说 您 不 敢 吃 我 的 天帝 派 我 统领 群兽
今 子 食 我， 是 逆 天帝 命 也。 子
如今 您 吃掉 我 这 违背 天帝 命令 [是]您
以 我 为 不 信， 吾 为 子 先 行， 子
认为 我 是 不 诚实 我 给 您 前面 走 您

随 我 后， 观 百 兽 之 见 我 而 敢 不
跟 随 我 后 面 看 看 群 兽 〔的〕 看 见 我 却 敢 不
走 乎？” 虎 以 为 然， 故 遂 与 之 行， 兽
逃 跑 吗 老 虎 认 为 对 因 此 就 跟 它 走 野 兽
见 之 皆 走。 虎 不 知 兽 畏
看 见 它 们 都 逃 跑 老 虎 不 知 道 野 兽 害 怕
己 而 走 也， 以 为 畏 狐 也。
自 己 而 逃 跑〔是〕 认 为 害 怕 狐 狸 〔是〕

这段古文中，除了个别词是双音词之外，绝大多数是单音词。而这些单音词译成现代汉语却大多要变成双音词。大体上有三种情况：

第一种，加上词头或词尾，构成双音词。如：虎→老虎，食→吃掉，后→后面。

第二种，换用一个双音词。如：得→抓到，以→认为，走→逃跑，畏→害怕，信→诚实，先→前面，之→它们。

第三种，利用两个同义、近义或反义的词构成双音词。如：求→寻找，狐→狐狸，长→统领，逆→违背，命→命令，随→跟随，见→看见。

古今词汇的这种差别，提醒我们：不要把古书中两个相连的单音词看成是一个双音词。特别是在现代汉语中有这种双音词的情况下，很容易以今套古，生拉硬扯在一起，误解了古书的原意。这种情况要力求避免，否则会闹出许多笑话来。这里不妨多举些例子来看看：

〔地·方〕

《资治通鉴·赤壁之战》：“将军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

之烈，割据江东，地方数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乐业，当横行天下；为汉家除残去秽，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邪？”有人把“地方数千里”解释为“地方有数千里”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这里的“地方”不是一个词，而是两个词。“地”指土地，“方××里”是古代面积的称法，指纵××里、横××里这样的面积单位。类似的例子很多，如《墨子·公输》：“荆之地方五千里，宋之地方五百里。”又如《战国策·邹忌讽齐王纳谏》：“今齐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……”另外，在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“天圆地方”这句中，“地方”是主谓词组，意指地是方的。

〔城·市〕

唐诗中有首著名的《蚕妇》：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，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如果把第一句理解为昨天蚕妇进入城市里去了，似乎也说得通，其实是错误的。从全诗来看，蚕妇入城是去卖蚕丝，因此，这里的“市”是动词，指做买卖、赶集的意思。不能把“城市”当作一个词。

〔都·城〕

在上古汉语中，“都城”也不是一个词，而是词组，不是指城市，而是指都邑的城墙。因为先秦时“城”一般不作城市解释，而表示城墙。例如《左传·郑伯克段于鄢》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”后来“城”可指城市，如上一词例所举唐诗中的“城”就作城市解释。

〔疾·病〕

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。”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（指组织治丧处）。”这两处的“疾病”都不是今天的含义。古汉语中“疾”指一般的病，“病”则指严重的病，“疾病”指病得厉害，是词组。如果仅

仅作一个词，泛指一般的病（这种用法古汉语也有，但较为少用），子路就用不着又是求神，又是张罗后事了。

〔响·应〕

贾谊《过秦论》：“天下云集而响应，赢粮而景从。”现代汉语中“响应”是一个词，表示用言行支持号召或倡议，这个词义是从古义演变而来的。在古汉语中，“响应”则是两个词，“响”是回声，名词充当状语，“应”是呼应，动词作谓语，合起来是“象回声一样相呼应”。这种“状+谓”结构，跟上下文中的“云集”、“景（影）从”是一致的，都由两个词构成。现在我们习惯了作一个词使用，却容易忽略了它在古代本是两个词构成的词组。

〔睡·觉〕

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：“云鬓半偏新睡觉，花冠不整下堂来。”句中的“睡觉”显然不能按现代汉语的词义去理解，否则，睡觉去了怎么又能“下堂来”了呢？原来，在中古汉语中，睡觉是词组，“睡”相当于现在的“睡觉”，而“觉”却是“睡醒”了。“新睡觉”表示刚刚睡醒的意思。这种用法是很多的。如《五代史·杂传》：“对曰：‘陛下始睡觉矣。’”王建《村居即事》诗：“斜月照房新睡觉，两峰半夜鹤来声。”程颢《秋日偶成》诗：“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窗日已红。”

〔故·事〕

苏洵《六国论》：“苟以天下之大，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国下矣！”这里的“故事”好象是一个词。六国破亡之故事，似乎也可以解释为六国被秦灭掉的故事，就象三国故事、水浒故事一样。但是，这样理解是不符合原意的。故事，在古汉语中是个偏正词组。故，指过去发生的；

事，是事情。在《六国论》这句中指的是过去发生的先例。

〔不·过〕

《资治通鉴·赤壁之战》：“今以实校之，彼所将中国人，不过十五六万，且已久疲。”《左传·郑伯克段于鄢》：“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三国之一。”如果把“不过”看作一个词，解释为“仅仅，只不过”，似乎也说得过去。但在古汉语中“不过”不是副词，而是“状+谓”结构的词组，表示“不超过”的意思，只是在这两句中碰巧能用现代汉语套上。在阅读古书时遇到这种似是而非的现象要特别注意。

〔其·实〕

在现代汉语中“其实”是个副词，表示“实际上”的意思。在古汉语中却是两个词，“其”是代词，“实”是名词，构成偏正词组。有两个含义：①它的果实。如《晏子春秋·晏子使楚》：“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”②那种实际情况。如《论衡·订鬼》：“皆存想虚致，未必有其实也。”又如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载《李固与黄琼书》：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”

〔于·是〕

《史记·鸿门宴》：“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。”这里的“于”是介词，在；“是”是代词，这个时候。有人把它们理解为一个词，当成连词，表相承关系，这是不对的。有的在断句练习中，把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“吾祖死于是，吾父死于是”，标点成“吾祖死，于是吾父死，于是”，这肯定是误以为“于是”是个连词，而把它们放在后一分句的前面，这样一来全句意思都弄错了。